



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国海军参战经过



1914年奥塞两国失和以后，德国就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，引起了世界第一次的大战，其首先发动的，仅在欧洲地区，以英法两国为联军御作中心，而对方则是德奥两国，联合作战称为协约国，以后联军方面又有意大利和帝俄参加，至美国、日本和我国派中途参战入联军方面的。

同盟国德国之战略，除在英法两国外，北面还对付帝俄。当时帝俄之国力不大强盛，未经多少时间，丧失了不少的国土，似有不支之势，而且帝俄本身是专制制度，人民困苦加重，故至1917年10月俄国人民看到国势的垂危，和受苛刻的压迫，而大部人民接受了革命领导者的独立政策，掀起了国内革命的高潮，未及对德继续战争，提议单独与德国议和，才能挽救领土的完整，和人民解除人民的痛苦。当时帝俄外受强敌的进攻，内又发生革命，国内非常纷乱，因之生产停顿，经济破产，刑禁日重，一日太有不能支持之势，殊为危险。联军各国鉴于此，详细研究，应付对策。大家认为第一俄国革命一旦得逞，势必与德国单独议和，那么德军就可指向西比利，危及远东，亚洲受其威胁，因此联合国方面决定各国派兵，进驻西比利，以海参崴为中心，以防万一，不使德军有向远东的企图。

協約國

(2)

但是日本當時已參加了聯合國，除青島由德人手中被其攻取而化之外，對俄佔的西比利亞的地區，久經延宕已久，這個機會正合著野心勃勃的，日本帝國主義的口味，它贊同之外，派出的兵是特別多。

我國參加聯合國的原因，是因華二問題而引起的，首先對德是以警告，使列強不致被德國在華的一切財產，終則參加聯合國宣佈對德宣戰，成為聯合國，對德宣戰期間中成員之一，經各國決議派兵赴西比利亞，也由我國政府通過贊同印拉派海軍軍艦駐紮海參崴，保護華僑，與各國海軍取一致行動，另一面派海防軍魏宗瀚師長指揮的，紀律最好的一旅部隊，前往西比利亞解海軍，代將林建章指揮，在駐西比利亞最高的聯合國聯軍總司令，是日軍陸軍大將大谷，(General Otsu)未擔任指揮。

多海容艦奉令開往海參崴保護華僑，有事時應與各國海軍聯絡一致行動，艦長林建章繕具一份“摺略”向總司令部請示，如與各國海軍聯絡問題，增加兵，糧食供應，冬天服裝，在國外生活津貼等，畢竟大家都缺乏豐富的經驗，總部派來了五人擔任副官，少於孟瑤璠，上尉史國賢，毛鎮才，李世甲，鄭耀恭。

等五人，又由建安建威两舰，各调来水兵十名，计20名，增加遣用，但建安建威两舰久泊南京，芜湖两舰，船上帮伙不堪，连岸士兵也受训练，调来的都是该舰最劳苦的水兵，来舰后不但不能协助工作，而且在舰上是不守纪律，就以银号准备好了，准备开行。

某月某日（1918年九月间）海客由上海出发，航至附近澎湖岛时，(Quelpart) 因天气恶劣，驶往澎湖岛等锚一宵，该岛是朝鲜一个南方岛屿，居民看见有中国军舰一艘到港，经水兵未询问后，他们很多都来我舰参观，和兜售当地土产，居民多穿白衣，头戴铁线箍帽，能识汉字，据说穿白衣的都是老百姓，着穿黑衣，则是官吏或兵，论是傍晚，航计行四天才到了海参崴港，已有英美日三国军舰驻泊矣。

到港后首先是该领事馆派员来舰欢迎，该领事即桓濬，年约将近六十岁，昔年是天津俄文馆学主，精通俄文，(山东人)。副领事毕××，是军阀时代黑龙江都督毕桂芳的胞侄。

港内已有英美日三国军舰，计英1，美1，日2。美国军舰 Brooklyn 号，楚有海军上尉指挥，亚洲美国海军指挥官 (Admiral Knight)，该舰长兼驻亚洲舰队参谋长 (Captain O'Rourke, Chief Staff of U.S. Asiatic Fleet) 闻美国在远东方面，为争取海军联合

×三笠号是日俄战争时夺来的

(4)

很年轻，是特任以海军上校，驻节远东，一旦调回本国，即取消上校，未知果否。英制一艘巡洋舰，魁有少将衔 (Suffock) 子，原任时授与的 (Commodore Payne) 一旦解回时抵俄上校原职。日本计有两艘战船：×是日俄战争时夺来的，一称朝日号 (Aoki)，一称三笠号 (Mikasa)。朝日舰魁有少将司令衔，司令为海军少将加藤 (Rear admiral Kato) 指挥其他数艘日舰，是特别舰队组织性质，(Special Squadron)。日舰的舰长的名字，我已忘记了。各舰中仅三笠一艘，抛锚港中，其他三舰均靠码头，便于交通。

海客访问港时，停锚港中，冬天寒结冰时，才靠码头，左靠码头时，不是平靠而是丁字式的，舰首朝外，用两个以螺旋式的吊抛投器中，船尾用钢绳，繫於岸上，距船应用基船 (Ponton) 一艘连一艘地，接得上岸，作为浮标，为船与岸的交通，冻港时全港结冰地，平原可通车辆，当遇有船来往，先以破冰船，来通一航路，才能航行，经过三小时之后，航路又冻结起来。

我舰虽靠在码头在大冰时，每日早晚船旁两侧人员用木棒破冰，不然船体受冰压之力，有了危险，是不可忽视的工作。

冻港时，日舰三笠号调回日本。

海参崴是苏联在远东的唯一良港，港宽而深，中无障礙，流水平缓，任何巨舰，随时都可进出便利；口外仅一座灯塔岩（Askold Island），新吹灯塔，就是大海，用不着筑港的麻烦。夏天风平浪静，气候绝佳，港内有一浮桥，可供几千吨的船隻而用，市面热闹，草信甚多，相聚在中国统一带，类似本国的风俗一样，距今约在二十年的变化，据说时是建设得更好了。可算为东方一个不商埠。

当时海参崴的行政，随於会政府的状态，市内一切操縱日本联军司令部指挥，设有治安指挥所，由美国陆军少校（Major Johnson）担任，每日都有联合国士兵，联合巡逻，我国的水兵亦参加巡逻，但地方警察，仍由俄人照常担任站岗。

在我船未到海参崴之前，就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，驻紮该处，是时苏联国陆军未到，所有海参崴防务，均由他完全负责担任，计有两师，指挥官他，陆军中校（Major General Chichich）指挥，苏联国陆军到后，他极诚挚地欢迎与联合国合作，该批军队似由欧洲起义，脱离德国而争取独立，其所有之装备，与德军无异，法国极力支持其成功，经学费用由法国供给，给以拉拢。至于一战欧战告终，德奥失败后，而捷克争取独立的愿望，始告成。

20. 联合国都为他们废职，他们回国时，是由美国特派一艘万吨以上的运输船 (Plevian Grant) 号，装运他们由北道返回欧洲。在 1920 年夏间他们归行前，曾在运输船设宴答谢各国在 19 世纪的外交官、海军人等，对他们的盛意和周到纪念，我幸也被邀在座。

1917 年俄国革命闹得国内非常纷乱，竟陷于无政府状态，为防止俄国受与德国单独议和的种变，怕德军乘势向远东方面进攻，除各国派有军队，在西比利亚防止德军外，其一切政权，在远东则接在联合国学提中，各国也派有军事委员 (代表公使) 驻节海牙城，以资联络，惟在联合国之间的接触，但与俄国方面很少通连；我国所派的首任高军委员 (High Commissioner)，刘镜人为中国外交代表，刘委员曾于 1917 年驻俄中国公使莫通侯处，至第二年就换，李家鼐来代替刘委员；李任前东三省道尹，会说俄语，但他年纪很大，且也年才 30，不过与各国高军委员联络，而已。

日本所派的高军委员，是松平 (Ma Tsudaiza) 又译为日本总务本部，即陆军本部、政治部长，此不能说很好的中国话，又在中国认识不少高级人员，所以算是一位中国通。其他英美法比我等就不清楚了。

为我国参加联合国高军委员西比利亚与远东

合作上德军, 康渡起兵, 政府在北京, 曾设立了参战院, (War participation) 特命段祺瑞为督办, 处理参战事务, 因此就任命了, 驻藏的海容船长林建章, 升为海军代特, 组织代特府, 兼指挥所驻西比利里的军队, 但限于参加参战的军事调查和作战事宜, 而内部方面仍归其本部办理; 即由参战院派来一军款, 未作调查, 赏, 即时成立了代特府, (Chinese Headquarters) 由林代特指挥, 驻在海参崴海陆军的最高指挥官 (Commander-in-Chief, Commanding Naval & Military Forces, Vladivostok); 以后按月照派若干 (我不记得); 陆军部也派了几位参谋, 来协助军事事宜, 以陆军少将喻熊西, 上校傅鑫, 中校贾悦澄, 吴竹铭等, 这几位都有留学过外国的, 而由海军练习生部派来的, 海军少校查瑞椿等五人, 也调往代特府, 当副官等职务。

海容船虽升代特府, 但代特本身多在代特府驻节, 因联系方面, 很多各国人员, 来与接洽, 而船上的业务则由副长一人管理; 海军部以后派了一位参谋, 驻在代特府, 因于法国的未, 曾任在代特府, 为翻译, 来往于联军有法文和文件, 转报参战院。

陆军方面派来的, 是由边防军魏宗翰所^部选择有年, 袁军纪好的, 一旅军队, 来岸防林代特指挥, 旅长宋焕章, 连一连驻紮在海参崴, 康在兵禁外, (团长王逸仙)

其徐柏野是在内地，由联合国军司令部指定（地兵我不知道）。

以后陆军部，又派了陆军中尉周家树一员，来成为志愿军司令部联络员，仅带副官一人，周中尉係留日陆军大学，学问很好，写作拍佳，曾在陆军部当过编辑室主任，人地诚樸，大有学者之风。

海竿城亦设有中国经济委员会，经济委员会设海竿城，其次有中华总商会，会长张用廷（山东人）经商会内设有翻译室，内有侨民翻译数件，则由经商会为之管理之。

在1919年夏间，法国也派了砲艇一艘（Kerakant）号，来海竿城，靠於码头，但不久即行离去。

驻在海竿城的各国军舰给养，都是由运输舰运来，据我们给养员，托金米艇等，则经常航往海竿城，由俄输，Periza和Sibirskaya两输按月装运，该两输的驾驶员是俄国人，又是兄弟，他俩对北平情形甚为熟悉，谈起粮食，或物品到一清单，注明数量多少，向海竿城记，输到后即予取领，因我们是联合国成员之一，海竿城不敢对我们有所为难，服务很周到，有时还有三北公司，是有号输船，也航行海竿城之间，这艘输船是联军昔年的钱清原舰，卖给三北公司改修好的。

1918年任在十一月间，各国陆军部队，开始陆续而来，首先联军司令部参谋人员到达，军械一切，统归设

在海峽商業學校，該校地方寬敞，面往馬六甲為中心，德以大谷太尉（聯軍總司令）也到了，故日本軍隊由水路，一艘又一艘，運到新加坡，一列港，即出發前往西比利亞內地，計有26師團之多；美國也由水路運來陸軍有五六師之多，指揮官是陸軍少將（Major General——）名字我忘記了，有紅十字會醫生，瑞士食品文具的小商店，也有青年舞事，還有青年會（Y.M.C.A. Hut）作爲食品的小商店，是聯軍的兵士，均可向之採購，內部還沒有電影和音樂隊，爲文工團之類，表演給兵士以娛樂的機會，隨便聯合國的兵士，都可加入舞隊，其中工作人員多屬青年女性，英國也來了一旅的陸軍部隊，則港登陸時，步行經過聯軍總司令部時還舉行了一次團兵式典禮，並邀請各國首長和使臣來參加。

我國僅派一旅陸軍部隊參加聯軍動作，除一連來則海峽駐紮外，其餘由東三省乘大車，分派到駐紮的地方駐紮，旅長安炳章，隨帶一些人員來新，向林代將報到，和接洽事宜，遂由林代將介紹他向各國駐新的陸軍首長會面，作洽候性質，隔了不久師長魏宗瀚上將也來新一次，也由林代將介紹拜訪駐紮各國陸軍首長，並設宴招待魏師長及其隨員以示聯絡。

隆冬將近，港內開出凍港，日艦三笠號（Mikasa），離港回國，朝日新船仍靠碼頭，凍港時成一片平原，過海

时多乘马車，推車輪不用旋轉，是元室式。在初凍期間，是怎樣愈堅固，愈有危險，在將近解凍時，則下面開始融化，而上面堅固，但下面已鬆，時有危險，必須注意，最冷這時候，大船終至深度六度以下。

船中過凍的設備，風密及密封等，船艙挑杆，船面水鑽，水龍頭均用稻草或破毡包紮起來，保護而預防炸裂，或凍塞。士兵除航行參加巡邏外，其餘的都左艙內，學習航線，操舵原理，和彈弓引信等工作。

在萊蒙凍港期間，船艙靠左碼頭而海面結冰甚厚，船：兩旁亦然，每日早晚，必派兵士在船兩旁打通結冰，成一道水溝，若隔日不打，就會結成七尺厚的冰層，對船作有些危險，用冰炮已列為經常工作，而外國各船，平日用破冰船來執行破冰，我們為省經費起見，只用人力而代之。

各國軍艦軍在每三個月時間，必次通行以外，航行凡小時，和練習打靶一次，一月派些船長的殼殼，另一方面練習射擊技術。海容在辛二年夏間，由海等來替，用回上海進塢一次。林化恆仍留在海參崴，兼駐海軍艦長，而海容離港時，則由海軍艦長鄧宗驊來船代理，當時因山東沿海盜匪猖獗，海容奉令先開往大連口，烟台一帶巡戈，然後才和到上海，而又奉令開往廈門航，到時過牛山時 (Jurnatout Island)，忽又奉令前往福州，適

海军第一艘派司令林頌旌，在马尾病正危急，个海容事
送赴危就醫，刚出国港口，发现船做大作，船棹动
慢不堪，对病人大为不利，海军医生林南森随船照
顾林司令，任航至三都口，而第一艘派林司令出缺了，即
时折回马尾，在船医张瑜发单：过了两天，海容又开往上海，
军备进港，再往海参崴，对换海军旧国。

第二次海容再到海参崴，是在1919年秋间，尚未
离港，但各舰司令和军舰，是换了副^新面貌：日本的桥
舰新日号(Azaki)，换了一般肥前号航舰(Hizen)司令
也换了一位日本海军少将川原贺家(Ru. admiral
Kawakata); 前肥前舰，也是昔年日俄战争时由俄国
夺回来的。英舰(Suffolk)号，也换了一般姊妹舰(Kent)号^{肯特}
号，未接防，代将也换了一位代将(Commodore Eduardo)
美国桥舰(Brooklyn)，也换了一般三等巡洋舰(Altany)，
未接防，舰长是中校(Commodore in act)。法国也来了一
艘砲舰(Kerisat)号。结使前转回去，但法国未派
有军舰，未海参崴参加联军工作。

美国陆军部队，驻在西比利业的给养，是每二
星期，由美国用运输船送来。除粮食供之外还有食品
糖果，文具等。当时，青年会所需要的，又由上海来一位
红十字医务人员，其领导队长是某队人外，其他的医生，
护士和司药等，多是江浙籍的童军女性。美青年会议

有竞赛组，我船与他联系，由于期错过，我的影片在船上放映两次，战士看得有求于我的机会，而埃曼逊其厚，素名为船医，在苏维埃中，我船之派三人，向其练习而映影片，也得其意，其负责人是诺罗夫，校（Nikolai K. Kurov）。

1949年秋冬间，美国青年会来海考察苏联联合体育运动会，邀请我国参加，以示联络感情，然我个人对体育运动，雅感兴趣，但缺乏教练技术，教习人员，邀请林代时，李筠宽向上海青年会体育组，请派一位体育员，来苏，先给以身体健康的士兵，加以训练，即派了一位体育员王成棟者来，那就在全体士兵中，选其抽选，即开始训练。

在运动会组织的成员，计有美国，中国，捷克斯洛伐克，Gus Stuck（未知是否次时的南斯拉夫）和俄国在海考察的体育协会，计四个单位，当时以我的个人理想，中国人体育，远不及欧美人士，但是既已答应参加，就要放胆，不必太过顾虑，因此我每天早晨，督率士兵，拿出劲头，加紧训练，至筹备会成立，我船计有三人参加，另借委员，上尉俞俊儒，中尉沈慕慈和我计三人，参加组织开会筹备事宜，当日运动会开幕日，邀请参加士兵，请派要！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海军，光荣荣誉，努力前进等语，至是日运动会结果是美国列第一，中国列

第二名,其他的^第三,四名就忘记了,报告总结时我听了这个消息,是我一生最高兴的一次,其中运动项目美国冠军一名居多,我们是低栏和拨河,拨河第一名,其他的^第三,四名都有,因为拨河的份数最大,在拨河节目中,能获得第一名,就想不到,以俄国人的体格来看,他站在那里,你要推他,都推不动,何况用绳对抗乎?究其原因,实是我们早晚不断训练,力量集中一攻的功致,得以拔得,至低栏列为第一名,是水兵田学龙,身体灵敏,不论左右腿均可跨栏而过,因此争取减短了时间的关系,起初有顾虑的思想,一抚都消除了;犹之有志事竟成,确是对的。

此次举行的运动会,当时拍有电影,曾在北京青年会放映;海军宿将萨镇冰先生看到的,有一次我欠他面时,他问我说,海军水兵在海参崴参加运动会成绩很好,与外国人比赛,列为第一名,是很难得的;我听了,是很高兴的;当时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也登载有此项新闻,和田学龙的相片。

联军总司令都建汉恭请委派一武官,行前方慰抚,据报军情;我们即选派上尉李世甲,参加武官团,并授以海军少校的名义,与各国军官联系;准带水兵两名,和通译一名,前往西比利亚铁路中的一站,名为(Ch. G. L. (Ch. G. L.))车站,拍往火车上办公,要要也没有什么

多大的作用呢？五六个月就回来了。

为了各国出兵而比利时、日本军队为数是最多的，有一次日皇派了一位高级将领带了許多上等香烟（朝日牌）来海参崴慰劳军队，也送有一部份香烟给我们海陆军官兵。这种香烟在日本，说是很品贵的。不久，我们北京政府（徐世昌当总统时），也派了一位陆军中尉丁士源（留法的）带了一批大量中国茶葉来海参崴，慰劳和分赠各国驻崴的军队，经林代将介绍丁中尉往各国首长处作访问，并表示慰问之意，彼此联络得很好。

以后东三省张作霖长官派了一位陆军中尉高士谦来海参崴视察（他的年纪很轻不过三十多岁），也经林代将介绍往各国首长处访问，会后有一次英国代将（Commander C.R. Payne）向林代将说：“日有廿个以来，的陆军中尉高某，他的年龄这样轻，就授了中尉级，请他给我算一算，他是几岁毕业的，乃是中尉。”林代将未加详答，只微微笑而已。查各国军人的经历和授官是与年龄相合的，只有我们旧社会的北洋军阀的政府时代是一辈糊塗派，尤其是东北方面是遗传了满清的制度。传到外国去成了笑话。

俄人往上海参崴，有贵族的，有财富的（包括白俄）有的看到局势不对，都往逃避往日本或上海，但

是逃往日本的，必须有一项条件，须经日本领事检查后，收有多少现金，或日圆，供给多少人的生活支持到多少时间，才准发给护照；记得有一位帝俄贵族，乘舟由我们总领事馆卑副领事，陪他怎样地逃到我船，称为绝对为他守秘，任何人来找都说没有这个人，在船数天，忧甚恐慌，后经日本领事检查，准其附搭日轮新港往日本去。其住屋又借中国高等委员李家骅为之保管，并在这屋办公，有一次李委员宴客，我也被邀列席，在这屋宴客，真是陈设讲究，款待极贵，极化极了。

我们的刘总，很考察经济情况，也如解放前，我们的情况相似，美元银元是换俄币的硬通货，票面印有俄皇肖像，是最有便值的货币，从以俄币渐渐贬值，以一元银元之兑换俄币几十元，就不是老问题了，是以时即贵的，物便飞涨，每日早晚便价就不同了，以苏币计算，未解物品则是合算的，但是商店有限制售货，每人只许买一件，不得多买，在小商店一次的小吃，动盘却是几十元或百来元，当时俄国经济的崩溃的情况，颇似解放前国民党^{统治}时代，连通货膨胀也尝过了，以后俄国改为新经济的政策，那崩溃的危机，渐渐恢复了经济正常的状况了。

海容驻在海参崴，船上兵兵的薪给加了百分之五十，

而副兵和輪船長，多增加二成，連加百分之七十，兵卒
款，按月先前開單，由後部軍需課代據寄外，餘款仍款，
按月由後部輪船寄來；冬季服方面，在冬衣及皮外衣
一套，皮風帽一頂，士兵則發皮外衣一件，皮風帽一
頂，和皮靴各一雙。

當俄國開始革命時，俄國遠東的勢力都掌握在
聯軍手裡，中東鐵路也由聯軍管理，各國聯合組織各
種“監管會”對俄國的行政和財政權都由監管會予以監
督，由後部徵收外國通商稅經管行站也是一段。

後部是東方的一个很大的商埠，背山面水，夏天
很涼，東端的西比利亞鐵路，就是由此起，與各國立味
均設有領事，我國領事是邵恒澹，並沒有中華總
商會，天張用建（山東人），計有僑民一萬多人，多是山
東籍，有的經商，多半是苦力（滿族人也有，多是苦力）所
以領事和預金，長，崇以山東人為適宜，僑民住的地
方是西白刺一地區，對於華人住之，原名為中國街
（Kитайская）內部與國內北方的城市相似，也有繁
榮站崗，僑民生活很自由，常有新站，則由後商會為
判斷和辦理之；僑民在遠地勞動終日，勤儉朴素，每
到農曆年終，在結陳前，通：往俄國過年，及至明
春開陳時，他們又來了，每年都成為慣例。

街內有廟像和丹桂兩家戲劇，每次多為座